

谈曾巩集的流传和版刻

陈杏珍

北宋中期，我国文学经过晚唐五代一段低落之后，呈现出新的繁荣景象，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诗人、词人、古文家。曾巩是当时文坛上的著名作家，他以自己在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上的突出成就，推动了当时文学的发展，也对后世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。自宋元到明清，一直享有盛名，并被明代人列入“唐宋散文八大家”之中。

曾巩（公元1019—1083年），字子固，北宋建昌军南丰县（今江西省南丰县）人。关于他的生平，《宋史》和王偁的《东都事略》、朱熹的《三朝名臣言行录》、杜大珪的《名臣碑传琬琰集》、柯维骐的《宋史新编》以及吴廷燮的《北宋经抚年表》等书，有大抵相同的记叙。

据史书记载，曾巩年幼时候便警敏能文，“卓然有大过人者”，刚成年就名闻四方。因受到欧阳修的延誉奖引而身登仕籍，有“醉翁门下士”的称号。他于宋仁宗庆历元年（公元1041年）入太学，嘉祐二年（公元1057年）登进士第，三年任太平州司法参军，五年召编校史馆书籍，为馆阁校勘、集贤校理。宋神宗熙宁元年（公元1068年）为英宗实录院检讨官，未过一月被罢免。出通判越州，历知齐、襄、洪诸州，加直龙图阁，知福州，转明、亳二州。元丰三年（公元1080年），曾巩调沧州路过京都，神宗召对中意，遂留判三班院，迁史馆修撰，专典五朝国史，书未成而去职。五

年拜中书舍人，寻掌延安郡王牋奏。六年，病逝于江宁府，终年六十四岁。后人称他为南丰先生，死后很久，追谥文定。

《元丰类稿》是曾巩逝世以后才编辑成的。元丰八年中书舍人王震在《南丰先生文集序》中说：“客有得其新旧所著而哀录之者，予因书其篇首云。”但王震序中没有说明编者是谁，后世或传是陈师道所编。曾巩之弟曾肇在曾巩行状中写道：“既歿，集其稿为《元丰类稿》五十卷，《续元丰类稿》四十卷，《外集》十卷。”后原书有散佚。1970年冬，曾巩墓志在南丰县南郊源头村崇觉寺侧出土，证实了行状的记载。可以推断，《元丰类稿》及其续编，是一部具有相当规模的著作。

宋南渡后，《续元丰类稿》和《外集》就散佚不传。《郡斋读书志》只著录《元丰类稿》五十卷；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著录《元丰类稿》五十卷，《续稿》四十卷，《年谱》一卷。《年谱》朱熹所撰。朱熹为谱时，《类稿》之外，只有《别集》六卷，仅占散佚者的十分之一。开禧乙丑，建昌郡守赵汝砺才从曾巩族孙澍处得到一个较全的本子，但其中阙误颇多，乃与郡丞陈东合《续稿》和《外集》校定之，而删其伪者，因行状碑传所著之数，定为四十卷，显然已不是《续稿》和《外集》的原貌了。元季兵燹，《年谱》和新编的《续稿》又都亡佚。从此，《续稿》和《外集》徒有书名，传世的只剩下《元丰类稿》五十卷了。

这五十卷中，诗八卷，文四十二卷。全书按古诗、律诗、论、议、传、序、书、记、制、诰、诏、策、表、疏、札子、奏状、启、祭文、哀辞、志铭、碑状、本朝政要策、金石录跋尾等分类编排，书后续附行状碑志哀挽一卷，书前有元丰八年王震序，有的刻本还附有年谱序和年谱后序。

《元丰类稿》宋代就有刻本。元大德八年东平丁思敬序中提到，南丰邑令黄斗斋尝刻《类稿》，后以兵毁。流传至今的宋刻本，只剩残卷。

现存《元丰类稿》最早也最完整的刻本是元大德八年东平丁思敬刻本。这个刻本纸质细润，版式宽大，字画精整，是元刻本中的代表作。尤为可贵的是，它校勘精审，与明刻诸本比，较能反映曾巩著作的原貌。如第七卷中《水西亭书事》诗一首，第四十七卷中《太子宾客致仕陈公神道碑铭》里的四百六十八字，明刻诸本俱阙，而此本保存完整。综观全书，讹误也较少，明清诸刻本，都源出此书。可惜此本世不多见，明时藏于内阁，连士大夫也很少能见到。

明朝初期，《元丰类稿》很难索求。正统十二年赵琬说：“曾集散逸无传，近世士大夫家盖少得见其全集者。”（《重刊元丰类稿跋》）同一年姜洪也说：“洪家食时，尝睹先生《元丰类稿》于邑之元氏，欲手钞之而未暇，及期则已为有力者所取去矣。其后宦游京师，阅馆阁，虽有此书目，而其帙皆留玩于他所。因又窃叹不独其文不偶然，虽读之亦不可偶得也。”（《重刊元丰类稿序》）正统十二年，宜兴县令邹旦从赵琬处得到了《类稿》的抄本，又从节镇南畿、工部左侍郎周忱处见到了官本，彼此参校，刻梓成书。这是现存最早的明刻本，卷后有大德八年丁思敬后序，可知源出元大德本。因版刻于宜兴，人称宜兴本。邹旦刻书时，同人期待此书能精校雠，正亥豕，不致讹谬，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这个愿望未能实现。从校勘的角度看，字多讹舛，读者深以为病。从流通的情况看，此本传世很少，还远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。

明成化八年南丰县令杨参取宜兴本重刻成书。但此本锺讹承谬，错讹之处颇多。成化刻本在明代曾多次修版补刻，印刷量大，在当时和后代都有比较大的影响。

自成化刻本行世，《元丰类稿》开始广为流传，此后的翻刻本也多起来。明代较有影响的有：嘉靖四十一年黄希宪刻本、嘉靖四十二年任懋官刻本、嘉靖王抒刻本、隆庆五年邵廉刻本、

九世孙曾文受刻本、万历二十五年曾敏才等刻本、崇祯十一年曾懋爵刻本、明谭锴刻本等。入清以后，除重修明刻本外，又校刻新本，较好的有：康熙五十六年长洲顾崧龄刻本、康熙四十九年长岭西爽堂刻本等。其中顾崧龄刻本校刊最精，流通最广，影响也最大。顾崧龄自称“参相校讐，佐以《宋文鉴》、《南丰文粹》诸书”，又借何焯校本的副墨作校补（详顾崧龄《南丰文集跋》），从《圣宋文选》、《能改斋漫录》等书中辑录了集外文二卷，使全书体制为五十三卷（正文五十卷，集外文二卷，续附一卷），是保存曾文最多的版本。

康熙三十二年，南丰人彭期将《元丰类稿》重行分类编排，合并卷帙，刻成《曾文定公全集》二十卷。此书增添评点，又补充了几篇集外文（均见于顾崧龄刻本），较《元丰类稿》易于查检，但有些地方因臆改而致误，句读也有不甚精当之处。

除《元丰类稿》外，曾巩的文集，还有宋刻本《曾南丰先生文粹》十卷传世。明嘉靖二十八年，无锡安如石刻《南丰曾先生文粹》十卷，明刻《文粹》篇目多于宋刻本（均见于顾崧龄刻本《元丰类稿》）。

曾巩的诗文集，还有一部极为珍贵的孤本流传下来，这就是金代中叶平水（即临汾）刻本《南丰曾子固先生集》三十四卷。此本源出北宋旧槧，保留了北宋的避讳字。该书世间极为罕见，也未见翻刻本传世。书中所收诗文，很多是现存《元丰类稿》中所缺的。《圣宋文选》、《南丰文粹》及一些类书、笔记中收录的曾文，大都见于此书。最可宝贵的是，《南丰曾子固先生集》中保留了其他书中不见的散佚诗文，这些诗文很可能就是已佚《续元丰类稿》和《外集》中的作品。可惜该书校勘较差，脱误也多，书中间有蠹蚀、残破、漫漶之处，因世无二帙，无法参照校补。

曾巩的散文以温醇典重、雍容平易著称，但是最早的评论却不完全是这样，欧阳修形容他早年的文章象“昆仑倾黄河，渺漫

盈百川”（《送吴生南归》）。王震说他：“异时齿发壮，志气锐，其文章之慄鸷奔放，雄浑瑰伟，若三军之朝气，猛兽之抉怒，江湖之波涛，烟云之姿状，一何奇也。”（《南丰先生文集序》）现存《元丰类稿》中，很难找到符合这种评论的文章。王安石曾写道：“曾子文章众无有，水之江汉星之斗。挟才乘气不媚柔，群儿谤伤均一口。吾语群儿勿谤伤，岂有曾子终皇皇。借令不幸贱且死，后日犹为班与扬。”（《临川集》卷十三《赠曾子固》）可以推测，曾巩一生，特别是青年时期，一定写过相当数量的现实性强、感情奔放、文采横溢、笔锋犀利的作品，并由此遭到许多人的忌恨，这些作品随着《续稿》和《外集》的失传而亡佚。但是在《宋文鉴》、《宋文选》、《鸡肋编》、《能改斋漫录》、《纬略》、《宋五百家播芳大全》以及一些类书、地方志，特别是《南丰曾子固先生集》中保存的散佚诗文，尚可以帮助我们推测《续稿》和《外集》的面貌，了解前人对曾巩及其著作的一些评论。

